

丛书主编 解力夫 张光勤

《世界家族》系列

肯尼迪家族

● 阮宗泽 欧阳红兵 著



K837.127
43

95134

《世界家族》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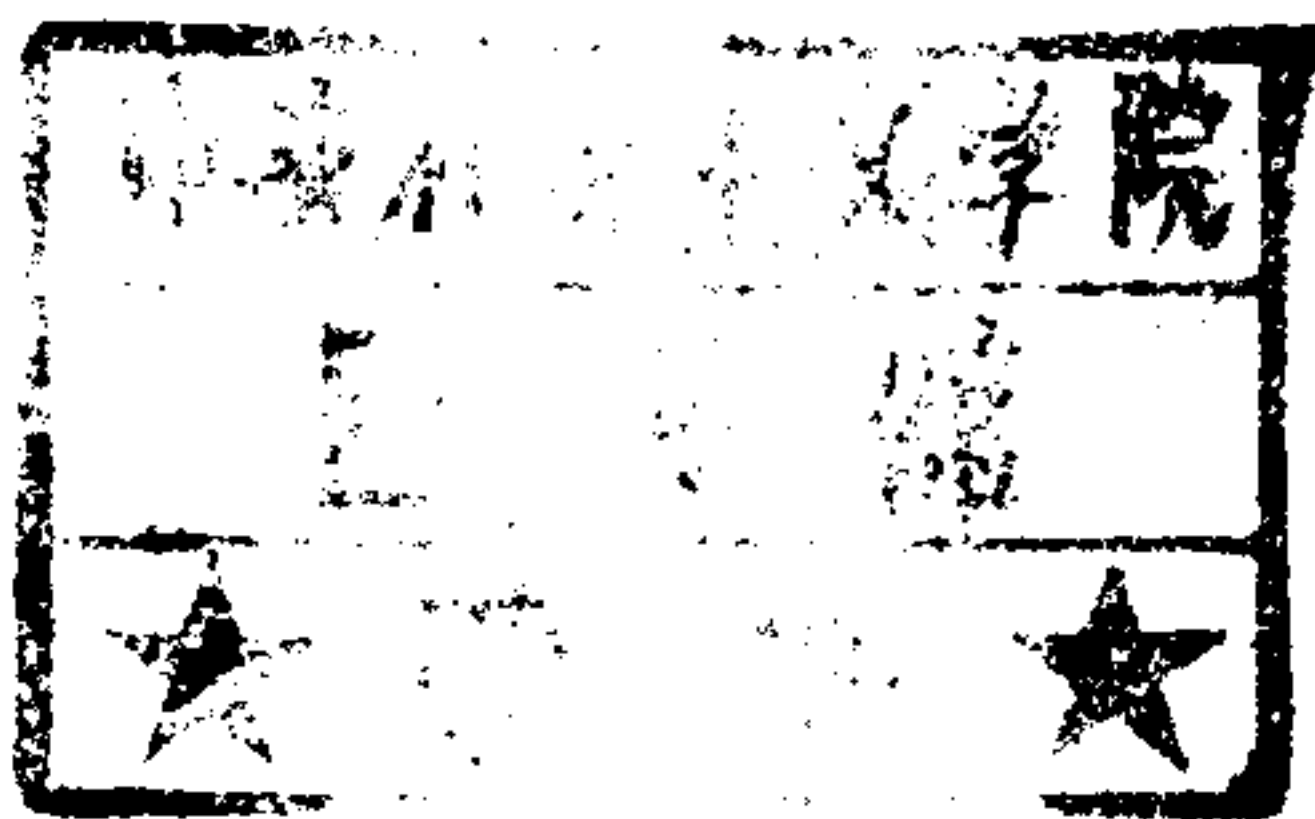
丛书主编 解力夫 张光勤

肯尼迪家族

阮宗泽 欧阳红兵 著



20024548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世
界
家
族

DA1158/23
(京) 新登字 028

《世界家族》系列丛书

肯尼迪家族

阮宗泽 欧阳红兵 著

丛书主编：解力夫 张光勤

责任编辑：李 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市华孚商标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3.125 印张 334 千字

印数 00001—30000

1996年5月第一版 1996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734-3/G·113 定价：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左：第二代移民帕特里克·肯尼迪(1857—1929年)
右：1887年，玛丽·希基三十岁时与帕特里克·肯尼迪结婚



乔·肯尼迪和罗丝
1914年10月举行婚礼



英俊的海军兄弟：杰克
上尉(左)和乔(1942年)



新总统肯尼迪和他的家人。这是唯一的一张包括肯尼迪家族全部成人的合影。站立者(从左至右):埃塞尔、斯蒂芬、杰克、博比、帕特、琼和彼得。坐者:尤妮斯、罗斯、杰基、特迪



飞行员学员小乔(1941年)



童年时代的杰奎琳。骑马是她一生的爱好



杰克·肯尼迪宣誓就职。艾森豪威尔、约翰逊和尼克松也在前排



欢迎到达拉斯——肯尼迪总统夫妇抵达拉斯时受到得克萨斯州长夫妇的欢迎



沉默是金

接受支持者的祝贺，瑟汉的枪管正瞄准他

1968年6月5日，博比·肯尼迪在大使饭店



1968年小约翰·肯尼迪和母亲杰奎琳



博比被刺。埃塞尔跪在博比身旁

《世界家族》系列编委会

主 编：	解力夫	张光勤		
编 委：	三班	王立	王新	王承昆
	方毅	刘卫	刘军	刘仲强
	阮宗泽	杨光斌	冯光	谷文艳
	沈恒炎	何庄	杨雷	李顺荣
	张力	张锡镇	张建东	张光勤
	郑保卫	欧阳红兵	罗养毅	段来和
	姜秀珍	都德滨	赵晓春	梁华
	崔淑兰	黄殿伟	润青	解力夫

目 录

1. 饥荒大逃亡	(3)
2. 反裘负刍	(10)
3. 张弓蓄劲	(21)
4. 登堂入室	(30)
5. 好莱坞遗梦	(41)
6. 驻英大使	(51)
7. 望子成龙	(71)
8. 龙生九子	(82)
9. 乘风破浪	(95)
10. 祸从天降	(107)
11. 缔造偶像	(122)
12. 战无不胜	(137)
13. 啼笑姻缘	(152)
14. 当仁不让	(165)

15.	闪亮登场	(180)
16.	权力之巅	(192)
17.	幕移场转	(213)
18.	第一夫人	(222)
19.	猪湾折戟	(244)
20.	柏林狂潮	(260)
21.	千钧一发	(272)
22.	血洒达拉斯	(287)
23.	沉默是金	(303)
24.	前仆后继	(319)
25.	图穷匕见	(334)
26.	硕果仅存	(352)
27.	强弩之末	(367)
28.	流年碎影	(380)
29.	卡米洛特	(396)

附录：肯尼迪家族家谱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圣经·马太福音》

1

饥荒大逃亡

虽然许多已被掠去，
但许多仍然留着……

——爱德华·肯尼迪

风光绮丽的爱尔兰东南部，韦克斯福德郡，有个地方叫邓甘斯敦。这是个有 200 人的村子。这里地肥水美，丰饶安宁。周围绿树环抱，大片大片的草坪碧绿如茵，山坡上散落着一群又一群的白羊，悠然自得地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像天空中的朵朵白云，如诗如画。

村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大院，石墙高筑，用石头、泥土和草皮建成的白色房子，屋顶因有稻草、青草而呈黄灰色；像典型的爱尔兰风景画，院子中还有谷仓、风向标。

院落的主人是帕特里克·肯尼迪和玛丽·约翰娜·肯尼迪。在原有的两个儿子后，1823 年，三子小帕特里克·肯尼迪又呱呱坠地了。

肯尼迪家的主要房间有四间，每一间都向外开门。一间是厨房，兼餐厅、客厅、贮藏室，中间是大的敞炉。在寒冷的冬夜里，一家人围坐在燃烧的火炉旁，商讨家中最重要的事情，等吃完热

的马铃薯汤才去睡觉。其他的房间里摆着床和衣柜。

肯尼迪一家在约 25 英亩的土地上饲养牛、羊、猪、鸡，种植甜菜、马铃薯和麦芽大麦。有一个小果园和菜园，一家人靠它提供新鲜苹果、梨、葡萄干、豌豆、白菜、萝卜等。尽管这一家人要付给地主一笔勒索性地租，但靠他们的勤劳，靠老帕特里克的治家有方，靠爱尔兰优越的自然条件，他们一家并不贫穷。在 19 世纪 40 年代，他们还算得上是村上的殷实之家。

莎士比亚在《约翰王》中描述说：“英格兰是西方最远的尽头。”麦金德在《不列颠和不列颠海》一书的第一章中指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人们只知道欧洲西部的边界就是世界的尽头，大西洋是最后一道屏障。而在英格兰的西边，还有一个小岛被人们叫做：“姐妹岛”、“前哨爱尔兰”或“不幸的爱尔兰”。

“不幸的爱尔兰”物产丰富，因而在历史上屡遭入侵。然而，它虽容易被征服，但要统治它却异常困难。爱尔兰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土地广袤肥沃，粮食丰裕充足，这一切都使当地民族易于生存，使他们能在战争浩劫之后迅速恢复元气。这就是爱尔兰民族具有高度“生存能力”的原因。他们就是凭借这种不断的“人力”恢复，而不是主要依靠武力，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入侵者。

既然大自然使不列颠岛和爱尔兰结成近邻，那么它们的命运也就必然以各种方式相互交错在一起。

19 世纪初，邓甘斯敦和全爱尔兰一样，都处在大不列颠的统治之下。贪得无厌的大不列颠地主占有大部分土地，他们中多数人住在大不列颠，很少到他们的爱尔兰领地来。因此，也被称作遥领地主。

除土地外，爱尔兰大部分人的信仰也被控制着。肯尼迪家族和其他爱尔兰天主教徒一样，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爱尔兰历史上，本地居民绝大多数信奉以罗马教皇为首脑

的天主教。16 世纪上半叶英国国教建立后，英国征服者凭借其统治权力在爱尔兰强迫推行国教派新教，从此它也就成了爱尔兰的国教。英国统治当局除了迫害天主教徒外，同时也排斥非国教派的其他新教徒。新教的大不列颠人把声名狼藉的刑法强加给爱尔兰天主教。如果你是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你既不能进入国会也不能参加武装部队；既不能受雇担任任何类型的公职，也不能从事律师业。而且你既不能教学，也不能办学，把子女送到海外受教育也是犯法的。此外，天主教徒既不能有武器防身，也不能有价值超过 5 英镑的马。更糟的是，天主教徒不得买地；租地不得超过 31 年。这一系列“法规”，实际上使天主教徒完全不可能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也剥夺了多数爱尔兰人的大部分财富，使他们贫穷、落后下去。

重压下的爱尔兰人也曾多次抗争。老帕特里克就曾参加了 1798 年在韦克斯福德郡爆发的一场起义，这场起义因寡不敌众，惨遭镇压。

在如此贫困的生活中，爱尔兰人的生活又雪上加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

9 月的一天早上，邓甘斯敦村里一个叫汤姆的农民，醒来时被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惊呆了：昨晚还是白生生的马铃薯变得漆黑一团，像一个个煤球，并迅速腐烂，还散发出一种刺鼻恶臭。

接着，村民们吃了马铃薯即染上坏血症、斑疹伤寒、痢疾，不治而死，连牲畜也厄运难逃。

其他村子也纷纷传出类似的可怕消息。这种病很快在爱尔兰传播开来，势头还越来越猛，致使有的村子在不到半年内村民全部染疾而亡。

1845 年时，爱尔兰大约有人口 800 万，其中半数赤贫如洗，就靠马铃薯活命。马铃薯欠收，就意味着无东西可吃。于是穷人越来越多，大多数人只得依靠国家救济以及来自大不列颠和美洲的

私人施舍来维持生命。

据分析，这种马铃薯坏死病是由英格兰传过去的，王国政府也曾召集各路学者咨询其原因。这些学者的结论莫衷一是，有的认为，这种病也许是由一种最近传入爱尔兰的、能自己移动的动物所带的一种水蒸汽所致；有的认为这或是农民用海鸥的粪便作肥料所致；或甚至是由地球深处“死火山”的“坏死雾气”所致。不管由何所致，虽然究其原因神秘莫测，（据说后来发现，这种病是由美国传到爱尔兰的一种真菌引起的）但其对爱尔兰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爱尔兰孤岛因此而笼罩在阴森可怖的气氛中，寒鸦悲鸣，哀鸿遍野，尸骨成堆。自 1845 年出现的马铃薯坏死而导致的饥荒一直持续到 1848 年 3 月。据记载，这是在和平时期发生的欧洲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在这次可怕的灾难中，由于饿死、病死或向美洲移民逃荒，爱尔兰人口从 800 多万下降到 650 万。到 1881 年前后，人口就只剩下 500 万左右了。

因这次大饥荒，爱尔兰在自己的历史上出现了一场非常汹涌的移民潮。短短数年之间，100 多万爱尔兰人便为逃避死亡而背井离乡，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美洲大陆，那里有大片的处女地等待开垦，没有像在爱尔兰一样严重的宗教歧视，更重要的是，爱尔兰人认为那是一片希望之乡。

这股浪潮一开始规模就很巨大，而且历时很长，持续了 60 年之久。爱尔兰国内人口骤减，却在美洲建立了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更大的爱尔兰群体。对这些人来说，爱尔兰已化作一种亲切的回忆或纪念先辈的诗歌，对肯尼迪家族也是如此。

大饥荒同样波及了较为富庶的邓甘斯敦的肯尼迪家族。他们的马铃薯也欠收，不过他们还有别的收成；但因遥领地主不能从饥荒地区收到地租，便大大增加了对兴盛地区的盘剥。而邓甘斯敦所在的郡历来就是爱尔兰最为发达的农业区之一。老帕特里克

发现他那来之不易的收入都作为地租和贷款利息被遥领地主洗劫一空，而那 25 英亩土地还要供养全家 8 口人，生活越来越难了。

这时，小帕特里克·肯尼迪已长大成人，并且孔武有力。他除了在农庄干活外，还独自负责每周从邓甘斯敦去港口新罗斯两三次，把家里的大麦送进啤酒厂。从他的家赶着马车 40 分钟后就可以进入巴罗河上的热闹小港新罗斯，1848 年时这里有 15000 人左右，很是繁华。帕特里克卸完大麦后，常常帮着旁边的啤酒厂制桶车间制桶。他是一个聪明肯学的年轻人，逐渐学到了制桶手艺。这一招对他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干完活，他也喜欢来到河边，经过满是鱼贩和水手、停靠着帆船的码头，站在岸边静观港口。当时这种港口时有船直接开到美国，大部分是去波士顿。热闹喧嚣中，他领略到了去往新大陆的人潮中涌动的那股希望之火。

对于小帕特里克·肯尼迪来说，饥荒的后果是一种凶兆。平静的生活突然有了许多波折，让他不得不想想自己的将来。想着父辈与兄长苦役般的劳作，每周工作 6 天，70 小时，而所得难以糊口，加之他是最小的儿子，所以他永远不能指望农庄归他所有。一旦父亲死去，农庄将自动由其长子约翰继承；即使他侥幸拥有农庄，遥领地主也很容易找借口把他赶走。

何去何从，已变得如此严峻，等待他作出选择。

同时，象征着希望、前途、机会的新大陆“美国”，愈发吸引着当时的肯尼迪们。过去几年中，同村的人已有不少移居美国，有的还写信、寄钱过来，有的还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妻子儿女都接了过去。在观望一段时间后，小帕特里克决定加入到这股滚滚洪流中去闯天下，试试运气。

他的决定得到了全家的支持。临行前，母亲玛丽陪着他步行到附近的巴利凯利教堂接受牧师的祝福；回到家中，他依次向父母亲、他的哥哥约翰和詹姆斯、他们的妻子和小孩，以及他的妹